筆圓韻勝　深邃典雅

蘇軾赤壁賦書藝賞析

東坡先生此賦，楚騷之一變；此書，蘭亭之一變也。宋人文字俱以此爲極則。
—董其昌題赤壁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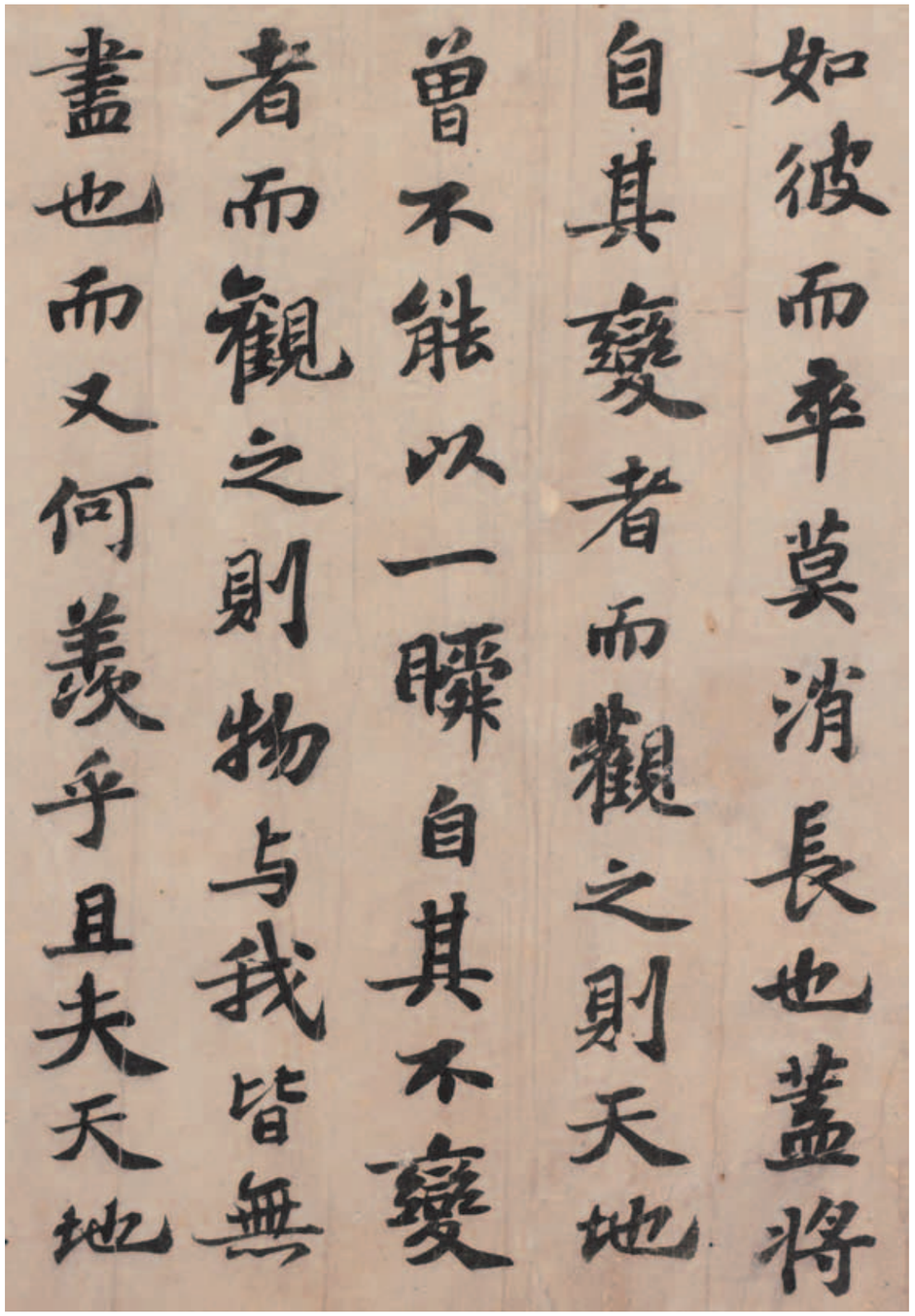
盧廷清

蘇軾（一〇三七～一一〇一）處在仕途重挫與生活困厄的黃州時期，四、五年間在文學和書法創作上卻有著驚人的躍昇。九百年後的今日，我們仍可見到蘇軾在黃州時期詩文並茂的兩件書法巨蹟—〈黃州寒食詩卷〉和〈赤壁賦〉，且兩件作品目前都珍藏在臺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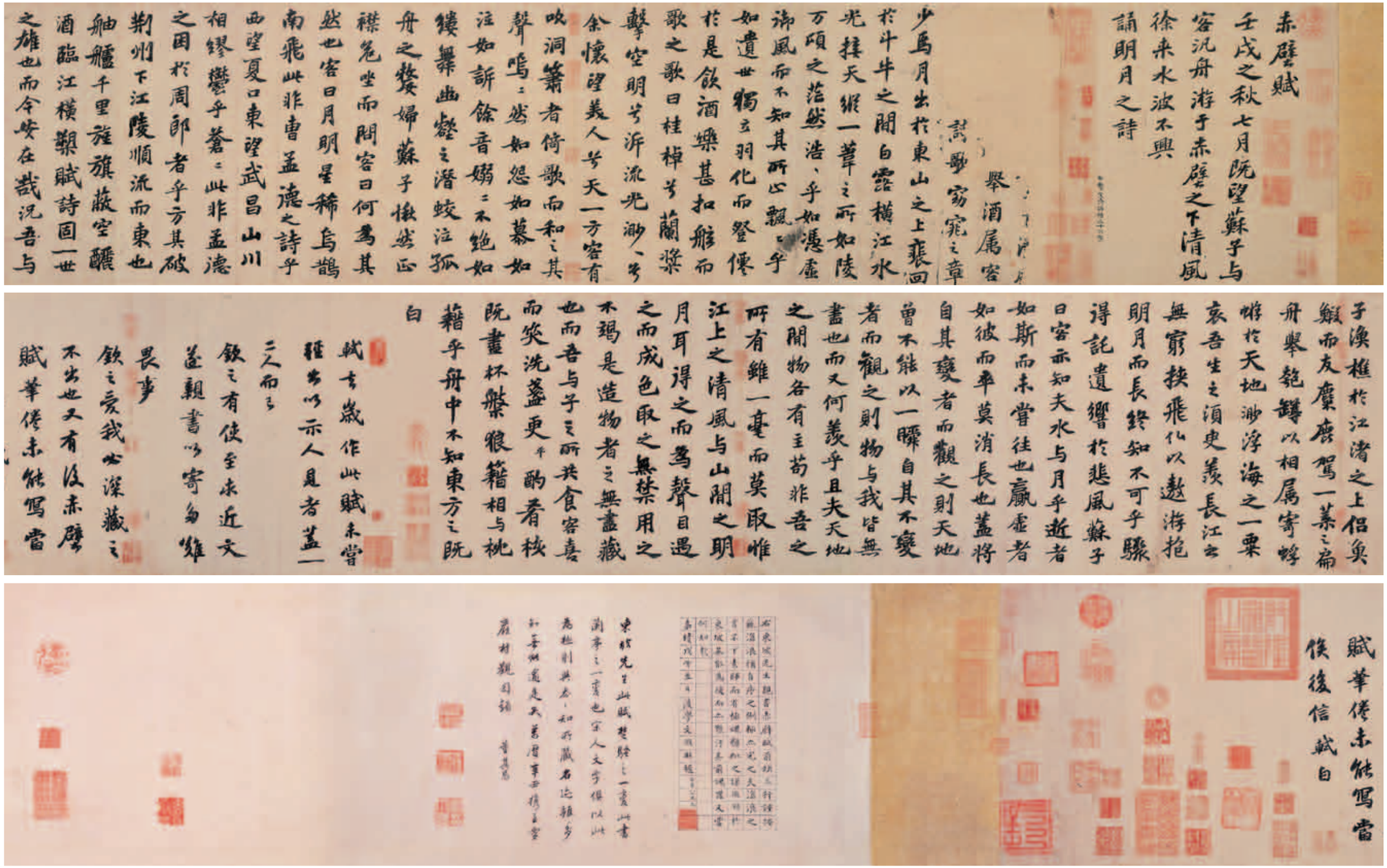
〈黃州寒食詩卷〉於一九八七年重回故宮時，曾是國內的藝文盛事，至今已有多篇專文探討，書法界亦習慣將它與東晉王羲之（三〇三～三六一）的〈蘭亭序〉、唐代顏眞卿（七〇九～七八五）的〈祭姪文稿〉，並稱中國書史上的「三大行書」，當代書學家傅申甚至以「天下第一蘇東坡」譽之。而蘇軾的〈赤壁賦〉以楷書寫成，在形式上較嚴謹且無太多的起伏變化，使得它在書法史上的成就與價值，仍有待吾輩的深究與發掘。

〈赤壁賦〉（圖一）書於北宋神宗元豐六年（一〇八三），這一年蘇軾四十八歲。此卷是蘇軾好友傅堯俞（字欽之，一〇二二～一〇九一）派人深望東坡並求觀近文而特別抄錄的作品。文章寫成於前一年，全篇以端楷書寫，且行距疏朗，字字精到，實有別於蘇軾平日所作筆意酣暢的尺牘或詩文書稿。明代董其昌（一五五五～一六三六）在卷末曾跋曰：「東坡先生此賦，〈楚騷〉一變也；此書，〈蘭亭〉之一變也，宋人文字俱以此爲極則。」（圖二）對蘇軾此作在文學和書法上的成就都給予極高的評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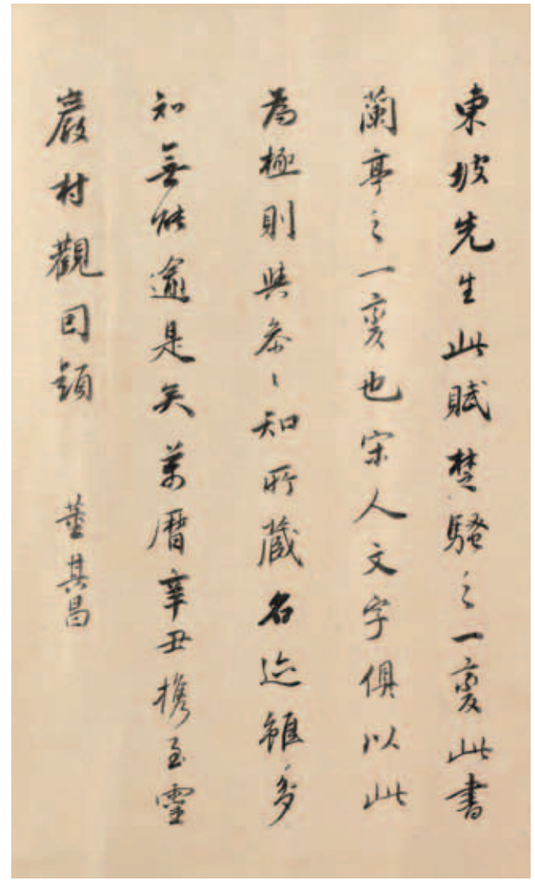
此一作品流傳到明代時，卷首已有破損，並在書家文徵明（一四七〇～一五五九）收藏時補書缺文三十六字，但書寫者是文徵明本人或是其長子文彭（一四九八～一五四三），至今仍有爭議。本文擬從補書的書法談起，進而論述蘇軾〈赤壁賦〉的楷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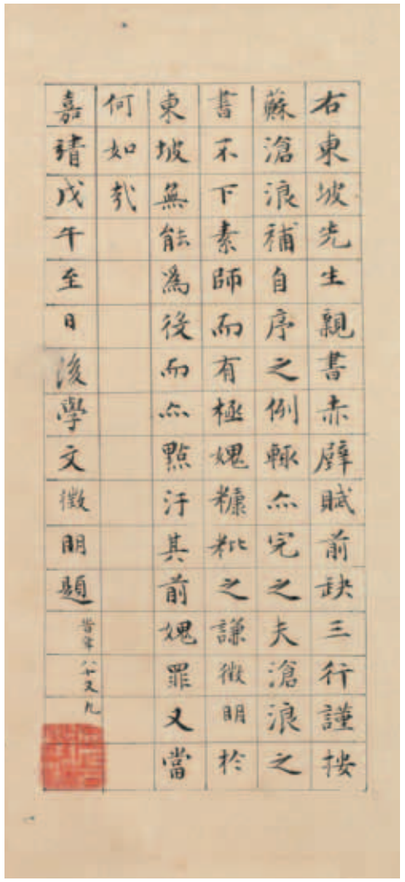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一　宋　蘇軾　赤壁賦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一　宋　蘇軾　赤壁賦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圖二　宋　蘇軾　赤壁賦　局部　明董其昌題跋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圖五　宋　蘇軾　赤壁賦　局部　明文徵明後記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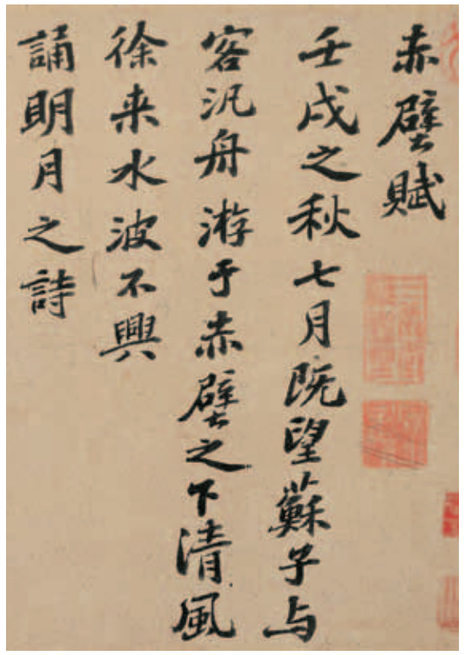
特色、楷法淵源，並對此一作品的價值做進一步的探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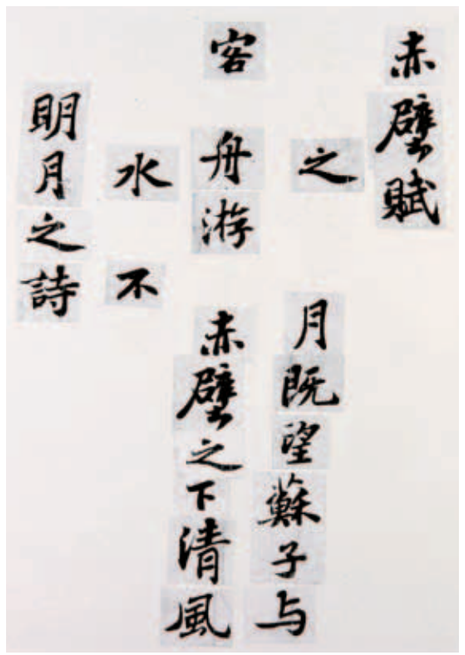
卷首補書者的爭議

蘇軾此作，從題跋與收藏印章加以考查，全幅之中，除了南宋賈似道（一二一三～一二七五）的「秋壑」、「秋壑珍玩」、「長」和騎縫上的「賈似道印」之外，並無其它宋、元時代的印記，跋文與鈐印也都在明代以後，收藏章蓋得最多的是項元汴（一五二五～一五九〇），竟然高達三十四種，筆者推想在項元汴收藏時期必定是曾經重新整理並裝裱過。項的時代略晚於文徵明；而董其昌的題跋有可能是應項元汴之請而書寫的。

這件作品卷首破損得不規整，補書者是用另紙書寫的（圖三），補書的左下方有項元汴用以提示的「右繫文待詔補三十六字」小字。因爲補書者寫的仍是「蘇體」，如果仔細比對與蘇軾整件作品中重複的二十五個字（圖四），可以清楚的知道，補書者是極力模仿蘇軾〈赤壁賦〉的書寫筆法，甚至不排除以集字的方式參考書寫。當然，整體而言，墨色較爲淺淡外，亦少了東坡書法用筆圓厚的凝重感，這是歷來學習蘇軾書法的人都不容易做到的。

文徵明在後記（圖五）中，以小字端楷有言：「右東坡先生親書赤壁賦，前缺三行，謹按蘇滄浪補自序之例，輒亦完之。夫滄浪之書不下素師，而有極媿糠粃之謙，徵明於東坡無能爲役，而點汚其前，媿罪又當何如也？」寫這篇文字時，文徵明已經八十九歲了，謙遜的語氣中透露著自己補書的心情，觀賞者必然會認定缺文是由文徵明所補寫的。


圖三　赤壁賦卷首補書的三十六字


圖四　蘇軾赤壁賦中與補書重複的二十五字　作者製

但文徵明的兒子文嘉（一五〇一～一五八三）卻在他的《鈐山堂書畫記》中提到了這件曾經家藏的〈赤壁賦〉，說它：「紙白如雪，墨跡如新，惟前缺四行，余兄補之，吾家本也。」記載了其兄文彭代父書寫之事。如果我們細看這卷補書的三十六個字，既不是文徵明所稱的「三行」，也不是文嘉所記的「四行」，而是「五行」。爲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呢？筆者認爲四行應是略去題目，只計算文章缺損的行數；那「前缺三行」又是什麼意思呢？應是文徵明認爲這卷書法眞正缺損有三行，接下來的兩行還殘存一半的文字吧！

筆者認爲文徵明補書的可能性仍較大，因爲跋文末唯一的印章「文徵明印」與補書前文徵明的三方印章「停雲」、「文徵明印」、「衡山」，其中姓名章是完全相同的，這正是文徵明審愼書寫的憑據，而文彭所鈐兩方印章「文彭之印」、「壽承氏」則遠遠的置於卷末空白處。即使書法眞出於文彭，也必然是在文徵明授意下書寫的，代筆書畫，歷來是有例可循的，且無論父子何人所書，都是在〈赤壁賦〉卷首缺損下，努力呈現書寫者所知所能的蘇體罷了！

〈赤壁賦〉楷書的特色

蘇軾書寫〈赤壁賦〉，從筆法與行氣上看，他的書寫的態度是慎重嚴謹的，且前後一貫，當然這也看得出他對這位好友的敬重。傅斂堯在史書上記載並不多，進士出身，當過諫官，與蘇是同事過，與東坡兄弟有很深的交誼。但他年歲長東坡十五歲，沒有留下專門著作，但從少許的詩文唱和上看，他與司馬光（一〇一九～一〇八六）友好，在東坡看來無疑是長一輩的朋友，因此慎重書之。

〈赤壁賦〉是蘇軾用稍軟的筆毫，沾上濃墨，用非常緩慢的速度寫成的，幾乎是用寫大字的態度在寫小字。東坡論書曾說：「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，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。」〈跋王晉卿所藏蓮花經〉又說：「大字難結密，小字常局促。」（〈書硯〉）此卷楷書筆者以為應符合東坡所言既能「結密」而又「寬綽而有餘」吧！

蘇軾向來重視小楷的書寫，在他的書論中也曾提出這樣的看法：「書法當自小楷出，豈有正未能，而以行、草稱也？」（〈跋君謨書賦〉）、「書法備於正書，溢而為行、草，未能正而能行、草，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，無是道也。」（〈跋陳隱居書〉）蘇軾甚至舉狂草大家張旭（六五八～七四七）為例，他說：「今世稱善草書者，或不能眞、行，此大妄也。眞生行，行生草；眞如立，行如行，草如走，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。今長安猶有長史眞書《郎官石柱記》，作字簡遠如晉、宋間人。」（〈書唐氏六家書後〉），這是蘇軾對楷書的重視與堅持，以今日看「眞生行、行生草」明顯是不合書體發展，並不利於草書的學習。

至於〈赤壁賦〉的楷書特色，筆者曾提出晉人之姿，顏書之筆。細言之，此卷楷書，字形之大小、短長，是自由的，體勢結構追求晉人之韻；用筆中鋒，線條豐厚則是受顏眞卿楷法啓發而來。

蘇軾書法追求晉韻，元豐五年米芾（一〇五一～一一〇七）來訪時，他還曾勸米芾多學晉人書法。但同樣在黃州時期，或許是因為遭遇貶謫流放的苦難，對顏眞卿書法增加了一層理解，把顏眞卿書法的價值大加讚許，使得顏書在北宋之後開展出全新的局面，甚至成為王羲之以外最重要的書法家。蘇軾曾說：「顏魯公書，雄秀獨出，一變古法，如杜子美詩，格力天縱，奄有漢、魏、晉、宋以來風流，後之作者，殆難復措手。」（〈書唐氏六家書後〉）甚至提出：「詩至於杜子美，文至於韓退之，書至於顏魯公，畫至於吳道子，而古今之變，天下能事畢矣。」（〈書吳道子畫後〉）他推崇顏眞卿，對他的〈東方朔畫贊碑〉尤為推許，他說：「顏眞卿生平寫碑，惟〈東方朔畫贊〉為清雄，字間褊比，而不失清遠。其後見逸少本，乃知顏魯公字字臨此，雖小大相懸，而氣韻良是，非自得於書，未易為言此也。」（〈題顏魯公書畫贊〉）因此蘇軾書法用墨較豐或是來自顏眞卿的楷法，但氣韻上的追求始終以晉人為師。

關於墨色對書法的影響，墨黑往往能讓觀賞者有提振精神的作用，眼睛因此為之一亮，蘇軾對佳墨曾有一生動的比喻，他說：「今世論墨，惟其光而不黑，是為棄墨；黑而不光，索然無神氣，亦復安用？要使其光清而不浮，湛湛然如小兒目睛乃佳。」（〈論墨〉）在黃州時期有位四川的和尚叫做清悟，曾遇異人傳墨法善製墨。清悟在蘇軾貶黃州初期即來黃州，住了兩年，元豐五年二月返蜀，東坡曾作致惟簡書請其帶歸，黃州時期所用墨可能多數是清悟所製。東坡此後也習得製墨方法，甚至在海南島有過製墨時差點把住家燒掉的記錄，也因而「得佳墨大小五百丸，入漆者幾百丸，足以了一世著書用。」（〈記海南作墨〉）董其昌對〈赤壁賦〉的用墨也曾有一段精闢的描寫：「每波畫盡處，每每有聚墨痕，如黍米珠，恨非石刻所能傳耳。嗟乎，世人且不知有筆法，況墨法乎！」（《畫禪室隨筆》）對蘇軾善於用墨實讚許有加。

綜言之，〈赤壁賦〉是濃墨緩書，以中鋒用筆為主，著意於豐厚圓轉；但在字形和結構上仍以晉人之韻為追求，吸收了王羲之、顏眞卿兩大書家的體式與用筆，創造出蘇軾特有的楷書，再加上「湛湛然如小兒目睛」的用墨，提高了蘇軾〈赤壁賦〉句句可賞，字字可觀的視覺強度。

〈赤壁賦〉筆墨中透露的情感與境界

「書為心畫」（揚雄語），書法能直接表露作者的情感，書家藉著有形的筆墨，表現他內在的精神貌與追求，後人必然也可以透過這些筆跡墨痕中去追想書家揮毫運筆時的心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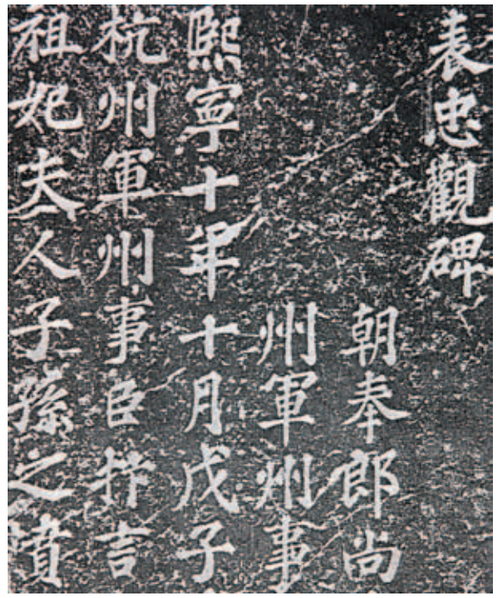
王羲之書法的典雅；顏眞卿書法的厚實，或張旭、懷素（七二五～七八五）的顛狂；或晚明諸家醜拙變異，我們在欣賞中即可感受到。即使蘇軾的另一件巨蹟〈黃州寒食詩卷〉所呈現的苦痛、激動、絕望，從詩文再加上表情豐富的線條，亦可直接撥動著觀賞者的心弦；而楷書的〈赤壁賦〉卻少了行草書的情緒變化，必須從作品本身細細地品賞，才能體會出作者內心細微的情感與書藝追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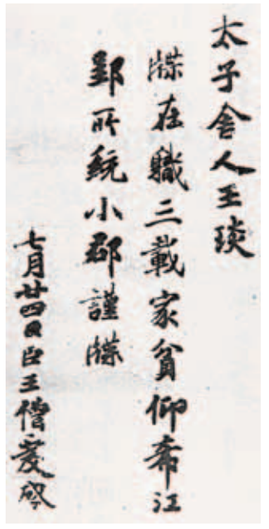
蘇軾這篇千古奇文，以散文為賦，寫景、寫情，又詠史、說理，在文章上已是創格之作。書法又以從容迂緩、娓娓道來的方式出場，全篇沒有激情，沒有火氣，在豐腴的端楷中，透露出作者深邃、靜觀、凝定的審美效果。用筆雖豐腴、厚實、凝重，但在結體上仍表現出晉人蕭散自然的風味，這是很難得的境界，即使東坡留下的諸多作品中，仍是罕見的！

已故的書學家熊秉明（一九二二～二〇〇二）在評論蘇軾書法時曾說：「宋人尚意，追求抒情，而在緣情傾向中，不走極端，不求激烈的悲觀，或冷峻的超越，在宋人中蘇軾是最好的代表，黃庭堅和米芾已嫌做作。」（《中國書法理論體系》）蘇軾書寫時能存心敬愼，卻不拘謹，且書寫自然，不留斧鑿痕跡，遙想東坡九百多年前，書成之時必然曾審視再三，或許還曾擊掌讚嘆呢！

蘇軾楷書的發展軌跡

蘇軾的書法，最早啓蒙於父親蘇洵（一〇〇九～一〇六六），若將其書風劃分成三個階段來看：早期主要是從王羲之和晉人入手，中期轉學顏眞卿、楊凝式，晚期傾心於李邕。若從時間上分，流貶黃州之前及黃州前期可視為早期；約在元豐五年（一〇八二）以後和元祐年間可視為中期；紹聖元年（一〇九四）再次南貶後，


圖六　宋　蘇軾　表忠觀碑　局部　1078　引自《中國書法家全集．蘇軾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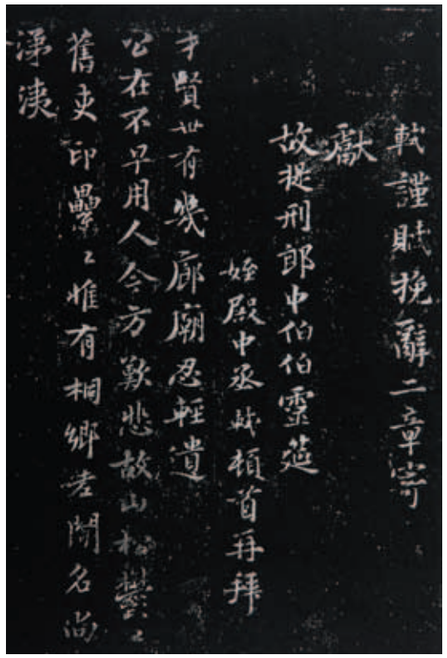

圖七　南朝齊　王僧虔　仰希江郢小郡帖
引自《唐摹萬歲通天帖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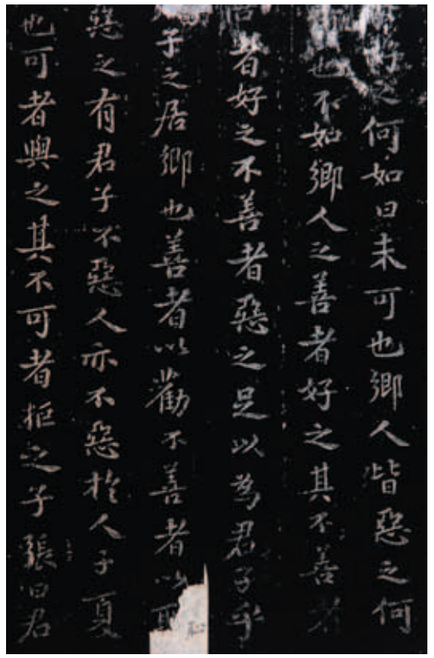
軾第一件以顏體書寫的代表作是元豐元年（一〇七八）的〈表忠觀碑〉（圖六），但已明顯的以行書圓轉的鉤，替代了楷書折筆的鉤，使得筆意更加流暢，這或許正是由唐楷過渡到宋楷的具體改變。

明代的王穉登（一五三五～一六一二）曾認爲東坡的楷書出於王僧虔（圖七）；近人康有爲（一八五八～一九二七）也曾提出馬鳴寺碑（圖八）及更晚的〈歸去來辭卷〉（圖十六）則屬東坡晚期的書風，其中〈洞庭春色賦．中山松醪賦〉（圖十五）以字形的近似去揣測，實不足取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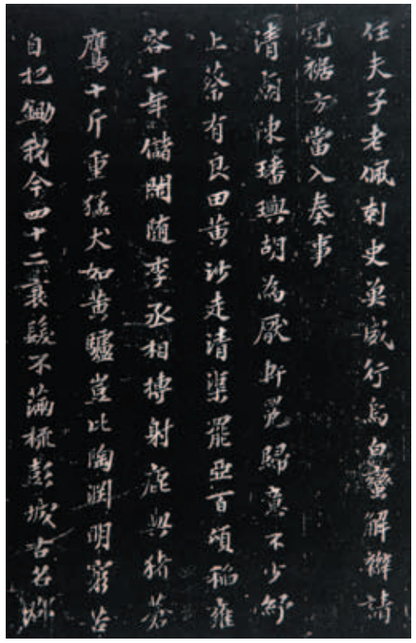
書於〈赤壁賦〉之前的小楷，墨跡已不可見，刻於南宋的《西樓帖》提供了一些線索，如英宗治平元年（一〇六四），東坡二十九歲所寫〈故提刑郎中伯挽辭二章〉（圖九）、熙寧二年（一〇六九）東坡三十四歲所寫的〈自離鄉帖〉、熙寧八年（一〇七五）的〈文與可字說〉（圖十）、熙寧十年（一〇七七）的〈答任師中帖〉（圖十一），都是學習晉人書法時期的作品，字形偏瘦。書於元豐二年（一〇七九）的〈祭文同文〉（圖十二）已有顏眞卿圓厚的體式，但字形仍是偏長，在〈赤壁賦〉中，我們可以看到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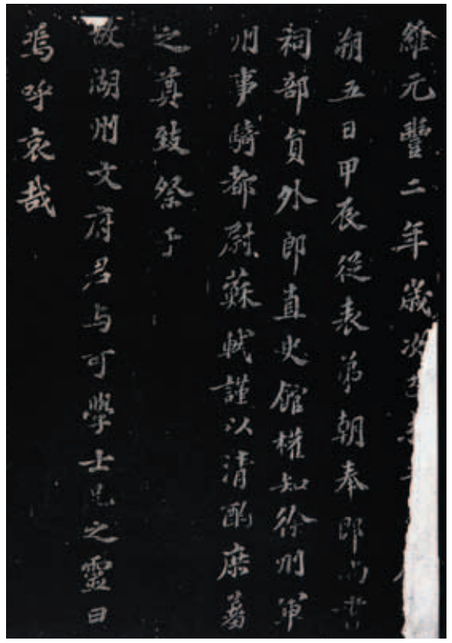
圖八　北魏　馬鳴寺根法師碑　局部　引自《書道全集》第6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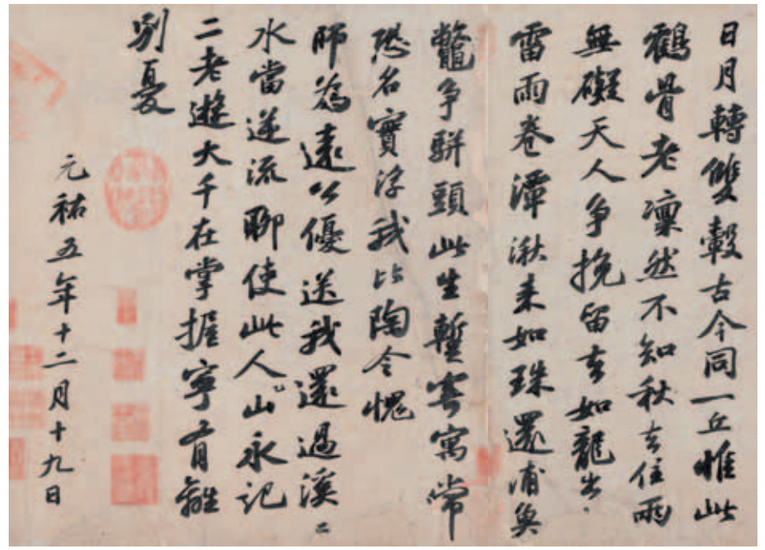

圖九　宋　蘇軾　故提刑郎中伯挽辭二章　局部　1064
引自《宋搨西樓帖》


圖十　宋　蘇軾　文與可字說　局部　1075　引自《宋搨西樓帖》

坡在學顏之後的改變，而書於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的〈祭黃幾道文〉（圖十三）、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的〈次韻辯才韻詩帖〉（圖十四）則是這種書風的延續，只是行書的比重愈來愈多；書於紹聖元年（一〇九四）的〈洞


圖十一　宋　蘇軾　答任師中帖　局部　1077
引自《宋搨西樓帖》


圖十二　宋　蘇軾　祭文同文　局部　1079　引自《宋搨西樓帖》


圖十四　宋　蘇軾　次韻辯才韻詩帖　局部　1089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賦．中山松醪賦〉不僅行書加入，草書也參雜其間，即使晚年愼重所寫的〈歸去來辭卷〉在筆意上仍少了〈赤壁賦〉那般的從容與神采！

年輕時代的蘇軾，書法以晉人爲師，尤愛王羲之書法的典雅；中年得到顏眞卿書法的啓發逐漸走上豐腴健勁的路；晚年喜愛李邕（六七八～七四七）的矯勁與欹側，書法更加奔放不羈。〈赤壁賦〉寫在盛年，巧妙融合了王羲之、顏眞卿兩大書家的養分，因此留下千載一時的傑作。

結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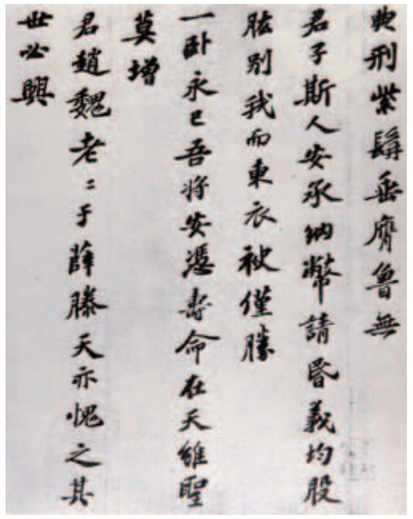
筆者曾經在日本一九八二年出版的《書論》期刊「昭和壬戌赤壁紀念蘇東坡相關書畫資料展特集」中，看到日本「壽蘇會」在一九三七年的紀念品，它是一只白色瓷碗，碗外是長尾雨山（一八六四～一九四二）臨寫〈赤壁賦〉（圖十七）中「桂棹兮蘭槳，擊空明兮泝流光，渺渺兮余懷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」的書法，雖只是取用了東坡這一小段文字，但在白瓷上自然、典雅、豐腴的蘇體楷書，居然完全吸引住筆者的目光，蘇軾赤壁賦書法的美眞是獨一無二，卻又不易言詮，令人久久難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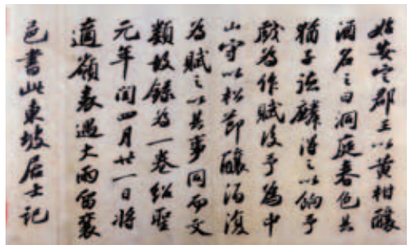
蘇軾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奇才，他幾乎具備了文人的全面修養，詩、詞、文、賦、書、畫都達到當時第一流的水準；他在人生困厄時所表現的豁達與智慧，使他在歷代人物中獲得衆多後人的崇仰與喜愛。

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，蘇軾的〈赤壁賦〉原本只是一卷流貶荒僻的戴罪官員，身處在人生的困頓時期，因爲友人的眞情關懷，回報一篇用心抄錄自己舊作的一卷書法而已。對蘇軾來說，不過是他個人在人生中的「雪泥鴻爪」，但在中國書史的園地裏，〈赤壁賦〉卻是一件不可多得、無可取代的鉅作，留給後代子孫一份重要的精神資產！

作者為實踐大學副教授

圖十六　宋　蘇軾　歸去來辭卷　局部　約1096前後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圖十三　宋　蘇軾　祭黃幾道文　局部　1087　上海博物館藏
引自《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．法書篇二》


圖十五　宋　蘇軾　洞庭春色賦．中山松醪賦　局部　1094
吉林省博物館藏　引自《蘇軾東坡二賦》

圖十七　日人　長尾雨山　節臨赤壁賦　引自日本《書論》20號

參考書目
1. 明文嘉，《鈐山堂書畫記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初編》，二五三冊，上海：上海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三六。
2.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纂，《故宮歷代法書全集》，第二卷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一九七三。
3. 劉正成，《中國書法全集—蘇軾一、二》，北京：榮寶齋，一九九一。
4. 熊秉明，《中國書法理論體系》（臺北：雄獅公司，一九九八。
5. 盧廷清，《書藝珍品賞析—蘇軾》，臺北：石頭出版社，二〇〇四。
6. 申新仁編，《蘇軾赤壁賦、答謝民師帖》，吉林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二〇〇五。
7. 劉遠山編輯，《宋拓西樓帖》，杭州：西泠印社出版社，二〇〇五。
8. 何傳馨，〈赤壁遺言：蘇軾書前赤壁賦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二八五期，二〇〇六年十二月。